

新進作家叢書

①

在牢中

周毓英作

張迪
榮甫 南



樂羣書店版

848
7784

新進作家叢書之一

在 牢 中

周 毓 英 作



上 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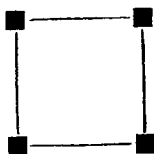
樂 羣 書 店

1928

1928, 8, 30. 付印。

1928, 10, 5. 出版。

1—2000 册



不准翻印

每册實價大洋三角五分

在牢中目次：——

貧民的火災.....	1
灰色的兵.....	4
黃蜂及其他.....	91
夾袍.....	117
一羣人形的野獸.....	125
在牢中.....	133

貧民的火災

在一條街的盡頭，離着市房二三丈遠。一接連有二十多架無產貧民的草棚。

茅草鋪做瓦，黃土疊起來做牆，竹干做柱梁。誰想得到這樣狹小粗笨的窠巢也是人類的住處？幾方尺地面有時要容下八九口人。夏天草棚裏悶得不能呼吸，他們便宿在樹林裏。

一個秋天的午後。西北風呼呼的叫，塵埃爬上天去和白雲接吻。草棚忽然失了火，從西首那架依次向東燒。大衆看火勢太猛派人到救火會裏請水龍來幫救。

失望了，管救火會的李先生說：“不必水龍去，草棚燒到盡，火自會滅。草棚離街遠，大西風吹着，決不會燒到街市，我敢担保！草棚失火，也值得運水龍去嗎？”

草棚子裏的人在春天，夏天辛苦了六七個月才聚到幾斗米，討得幾件做好事的破衣。這來一陣紅火連草棚竹干都燒得精光，剩下的就只幾堆灰燼和幾排斜頽欲倒的黃土牆。殘風吹過去，渺渺地發出幾陣慘目的白烟。管救火會的李先生言中了，最奇怪是猛火真的沒有射一點火灰到市上。

看客們聚談了。

“我還怕延到市上呢。”先前提議要運水龍來的那個居近失火地方的人說。

“你也不想想，大西風刮着，火難道會倒爬？光臨尊府！”李先生很得意。

被火的貧民不敢懷怨望，或者心緒煩亂，沒有聽到吧。或者正忙着救火和悲哀自己。男人盡力運水澆滅燼餘的火，用鐵鋤耙尋灰堆裏沒有燒完的傢具。女人便對着看客哭訴：“把我們一切都燒掉了，冬天又在眼前，叫我們怎樣過活呢？連住處也沒有了！……真是害人啊！什麼不當心，把火弄到乾草上，燒了這許多人家！……”

旁邊有一位最鎮定的先生批評說：“他們不會合羣，爲怎麼不連合起來趕早救滅最先起火的？決不會延燒這許多！至多燒一、二家。”他獨自高聲的說，沒有第二人回答或辯論。

看火燒的漸漸散去，靜寂的火場上冒着白烟，

隱隱有婦女小孩的哭聲。

十二,十,七,晚。

灰 色 的 兵

這篇是第一次江浙之戰避難在家鄉寫的，原有七八萬字，經一改二改三改四改之後，剩下這幾個字。現在時代變了，本沒有存留的價值，但年來蹉跎蹉跎，牢裏牢外的一點東西沒有寫，以前是隨寫隨撕，現在却什麼都戀惜起來了。雖是過時的作品，但在某一時代也許自有其價值吧。

1928, 8, 3夜深。改作後補記

引

和約終於破裂了！

太湖兩岸駐滿了著灰色制服的兵士。軍號驚心地在蕭殺的氣象裏吼鳴，漁船飛鳥都隱去了。

極荒僻的啄木嶺，至多冬天春天農事空閒了有三五個窮人來打柴。此外，這裏的主人便是那灰黑的野豬。現在又添了幾千太湖邊上敗逃下來的

兵士，和牠們作伴。

死人多得來不及掩埋，路上交橫着血肉模糊的屍身。野豬通身染了紅硃，足上纏着黑紫的肚腸，嘴裡嚙着手足或頭顱，散漫地在路上奔走。

這一天竟拖出來一個還沒有腐化的屍體，辨別不出軍官或者小兵了。衣服撕得一條一條地掛下，前襟祇存左部一片，鞋子全脫落了，殺人的傢伙也丟了。左手緊握着一封信，信面上的字跡已被汚血洗過，認不出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。拆去外面堅厚的信封，信箋上的鉛筆字跡倒還可以免強辨認出來：——

× ×

……………終究做倒屍野林的異鄉鬼了！免強坐起來寫幾句話向你懺悔！可是我在此已經不能夠起動，不會設法遞到你面前，映入你的眼瞼，微倖呢，給路人拾去，你或者可以有看到的一天。然而很

難說的，雨水或是血，都有力使這幾張塗了鉛的白紙溶化而至於絲毫不留。或者你倒還是不看見的好，看見了不免要悲痛！啊，我值得給你悲痛嗎？

誠然不是初心所料啊，當十幾年小兵沒有受一些傷害，今天做了軍官却遭這種結果！二十五歲出來到現在四十歲，不知殺死了多少人，五天前王連長中彈身死，纔倖升了連長，誰知不滿一星期就送掉性命？

昨天午後追擊敵人，欺他們人少。我新升了連長又更加興志勃發，不顧一切的催着兵士向前追去了。

唉！不幸啊，中敵人奸計了！

追到一個樹林面前，以為真的有埋伏，早就要衝出來了。啊啊，他們不願我們少死一個，偏躲着不出來！

追進樹林四五十步，——這就不是我心緒紛亂的時候所能說得明白了，聲音像山倒下來吧，時

間是絕快的，槍彈兩點般在肩上飛，呼呼呼的又像起了西北風。兵士接連着跌倒下來，可憐百來名兵士的命都喪在我手裏了。連忙旋轉身子逃走，已經來不及了，一粒子彈洞穿肩膀，血向空中噴着，恐懼佔了全身，並不覺肩膀痛楚，奮力向荒野裏奔逃，經過的地方血灑下來成功一條血線。不敢回到營裏去，仍舊向着荒野的地方跑，啊，跑跑跑跑到一個深蕪的森林裏，廣漠漠底不見一隻飛鳥，更沒有一些聲音，背後追兵也回去了。我倦乏得再也站立不住，預備坐下來休息。想到百來名兵士他們都有妻子和兒女，衰老的父親和母親，惡耗傳到家裏要如何慟楚！以後的生活，靠誰瞻養？這許多懷喪的事情攻上心來，不覺眼淚奪奔而出，猝然眼睛昏暗起來，耳朵裏嗡嗡亂鳴，身子斜跌下來，便暈過去了。

悠悠醒來，正對着中秋良夜，——團圓無缺的如白晝的月夜——浩白的太空，不染半點雜色。

槍傷也忘了，許多不安的往事迷霧般降壓下

來，在眼前映出。十年，或者八年前吧？這時候我還
是小兵。那年四月裏長官差我們C縣去打土匪。三
天半行程到了目的地，土匪真遇着了，但是我們並
沒有動手，其實也沒有攻打他們的能力啊！

土匪待我們的優厚，比長官的橫傲和小百姓
的輕視差得遠了。設筵接風，還給我們每人找一個
姑娘，姑娘雖然不美麗，比不規則底洩慾總好些，酒
筵雖然不豐滿，可是我們當了十年小兵這還是第
一次呢。尤其是那姑娘，十來年沒有近過女人的兵
士，又加着奮激的酒力；姑娘們帶扭帶拂的走到面
前於是大家都裝起醉來，都一歪一跌的扶着姑娘
去睡覺，有的還在坐席上擁抱着呢。

他們當兵的心中都這樣想：“吃一口糧要拚性
命，我們的性命就這麼不值錢。人們化氣力掙錢，我
們化性命倒不許掙錢。所以能得快樂的時候儘管
快樂！”

土匪首領姓王，起先在徐州當營長的。那時八

九個月沒有發餉，大家不願活活餓死，於是部下便常常下鄉間去搶劫，後來膽子漸漸大起來，連城市裏也搶了。又想當着兵去做強盜終究太危險，闔營人共同議決，逼着營長去佔了山頭。他們動身的時候又把徐州也大搶了一下，遂揚長而去。長官裝癡作聾的並不追究，同時欠發的餉便由長官吞沒了。C縣是靠近他們山頭的一個小縣，離不滿十里遠。來往非常便當，所以搶劫起來也就不成樣子了。長官爲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名聲起見，不得已調我們一營人去遮掩遮掩，我們營長與王首領是拜把兄弟，長官早知道的。這次不差別人，却差我們營長，意思就有些棄重就輕，暗示叫土匪們不要太爲難。

自然，打土匪是當兵最優肥的差使，誰不歡天喜地呢。

到C縣之後，息了十幾天發一個追擊土匪至何地的電報。悠悠的遷延了四個月，我們營長因爲平匪有功，等着要進省城升遷，於是我們也就要回老

營了。土匪送我們每人十塊錢盤費，營長更多了，大約有幾萬吧。我們把各人帶的子彈拿出三十粒給他們，這是營長暗傳出來的意旨。

全個心都是傷痕啊！

那一次因事經過張渚，肩上背着槍桿和行李，走困乏了，——其實沒有什麼困乏，不過遇着容易欺侮的小百姓了——一個五十歲開外的老農夫，我便拉住他，因為再找不到比他年壯的了，叫他攜着行李跟着我們走，在路上又不給他吃，三天工夫就困得不會走路，纔放了他又去另外拉了一個。——不知道這位老人現在還安全否？

月亮和星斗的光線在微風裏波宕，秋蟲高吭的鳴着，我的罪惡便在這裏一回一回映出！

同伴們想已很困乏，昏暈了似的熟睡着了！要不然便在籌備明天作戰的計畫，什樣可以打勝敵